

# 問道珞珈山，得玉何欣然

——己丑年拜訪劉道玉先生

李勤合

第一次知道劉道玉先生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也忘了是從《棗陽文獻》還是別的媒介得知，總之至少是十年前的事了。但想去拜訪先生是在今年年初，因為筆者重回華中師範大學進修，與劉先生居住的武漢大學只一路之隔，更重要的是有許多問題想向先生請教。

筆者知道先生因為早期的操勞，現在身體狀況不是太好，連寫字也很吃力，不忍心去打擾他，直到五月才從網上找到先生的email，抱著試試看的心思，給先生發了封郵件，因為覺得郵件比貿然去電話要容易讓人心安。但筆者很快就得

到先生的回信，先生在信中說：「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因此歡迎筆者來訪，並告訴了他的聯繫電話。

筆者得到先生的回信，略做了些準備，就和先生約定了時間。這時有一個小插曲。先生因為臨時有事而不得不把我們預約的時間改在第二天，他怕我跑了冤枉路，於是打電話告訴筆者。但筆者當時恰好沒帶手機在身邊，因此先生接連打了好幾次電話，直到筆者回宿舍發現未接來電，給先生回了電話，先生才舒了口氣。先生因為怕給別人添麻煩而寧願給自己添麻煩，由此可

見先生對人的尊重和誠懇，並不因對方地位的卑微而有所改變，筆者因此感到愈加對不住先生。

第二天下午，筆者手持先生留言告訴的地址，前往武大。武大筆者雖然去過多次，但要找一棟從沒去過的屋子，還是問路合適。到了先生住處附近，筆者看見兩位四十多歲的女老師一邊談話一邊走過來，就請教她們先生住處的具體位置。其中一位老師堅持問筆者找誰，看來她很熟悉這一帶，所以不需要筆者報門牌號，而只需要報主人的名字即可。於是，筆者說出先生的大名，她們立即說，就在前面右手，你和我們一起走吧。筆者隨兩位老師走了一段，她們分手了，其中一位老師說，現在請你跟我走。於是這位老師一直把筆者帶到先生住處樓下，指示筆者先生的門牌號。先生已退休二十餘年，而偶遇的這兩位老師都能清楚知道先生的住處，並熱心為筆者領路，除了說明武大的老師品格高尚外，是否也說明了先生在武大心目中仍佔有著清晰的位置呢？

因為兩位老師的帶路，筆者順利地到了先生的家。先生和家人幸福地住在一起，我們寒暄了幾句，就開始在客廳裏聊了起來，先生親切地叫筆者“勤合”，使我頓時感覺無拘無束。先生很健談，並且有很好的口才，所以筆者覺得準備的請教提綱不太用得上。以下是筆者整理出來的先生談話內容，不一定準確，其中的記錄錯誤當然由筆者負責。

### 曹雪芹名句的創造性解讀

我們的談話是從先生的退休生活開始的。先生說：知識份子是靠思考而活著的，像季羨林先生那麼大的年齡，在醫院裏依然在思考、寫作。我也可以算是退而不休吧，仍然堅持學習與思考，堅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先生又說：曹雪芹有這麼一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理解，這句話可以有所側重，前半句可以用來概括自然科學。自然科學需要觀察，像達爾文，他隨著英國海軍

貝格爾遠洋艦隊到世界各地去考察，收集了大量的動植物和礦石標本，寫出了《物種起源》，創立了進化論學說。在實驗室裏做科學實驗也是觀察，只不過是借助儀器觀察。自然科學最重要的就是觀察，觀察自然界的現象，所以俄羅斯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巴甫洛夫的座右銘是：觀察、觀察、再觀察。後半句是否可以指人文科學，人文科學家當然也要觀察，但他們觀察的是人類社會，對人性、人情和人們之間的關係進行揣摩和提煉。各種學科都要關心人類，但角度有所不同。如果可以這樣來理解的話，那自然科學學者就越老越不值錢，人文科學學者則越老越值錢了。自然科學的觀察，需要體力，人老了，耳聾眼花，體力衰退，就無法勝任觀察了。人文科學則可以靠知識和史料的積累來繼續進行研究，可以達到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的那種境界。我是學化學出身的，退休以後就離開實驗室，也就沒再進行化學研究了。

先生三十二歲任武漢大學副教務長，三十九

歲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四十四歲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四十八歲任武漢大學校長，五十四歲被免去校長職務，他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校長應該捨棄所謂的專業研究，專心教育管理，做一個心無旁騖的職業化的校長。先生接著講：我在教育管理崗位工作了二十餘年，對教育情有獨鍾。我三十三歲就開始教育管理工作，基本離開了實驗室。從那時起，我開始研究創造教育。我一生在化學方面與人合作寫了三本書，撰寫八十餘篇論文；在教育方面則出版了十二本書，數百篇文章。

### 繼續為教育改革奔走呼號

先生的話轉到目前所做的工作，他說，我拒絕任何社會顧問之類的兼職，特別是涉及到與商業有關的活動。現在，我主要從事三件工作：一是湖北省劉道玉教育基金會的工作，二是繼續研究創造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三是繼續關心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做出一個知識份子的思

## 秉彜文獻

考和回答，提出自己的看法。人體衰老是自然規律，我已不能奢望再追求更高的目標和成果了。我患腦中風已十三年，留有右手書寫顫抖的後遺症，我每天只能靠電腦工作三到四小時。

年初我在《南方週末》發表了《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提出「廢除自學考試制度」、「取消不合格的在職研究生學位」、「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大學必須與所謂『獨立學院』脫離關係」、「讓成人教育回歸職業教育」、「停止大學辦分校」、「整頓大學的科技開發園和研究院」、「實行教授定編制」、「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學出版社和學報，剽竊抄襲見光死」、「整頓大少爺作風，嚴查大學財務支出」等意見。文章影響頗大，是我始料所未及，有一百多家網站轉載，至少有五千多條評論。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我的初衷是引起社會對我國教育的關注，從這一點上來說，我的目的達到了。

我現在仍在進一步思考中國高等教育的問

題，這當然是一句話不能說清楚的，它涉及到大學的制度，校長的素質等等，尤其是校長的地位至關重要。最近《經濟觀察報》有個訪問，題目叫《我理想的大學什麼樣》（筆者注：刊在該報第四二一期）就是談這方面的。

我認為，我們國家至今沒有一個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沒有能真正在世界上有影響的、權威的教育家。比如孔子。你看我屋裏，不掛別人的像，但掛了孔子的像，可是孔子作為教育家是世界上的地位還是不夠的，因為他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教育體系。孔子並不是作為教育家列在世界千年名人排行榜上的，而是作為思想家。蔡元培呢？他雖然振興了北大，但在世界大教育家的位置上也沒有他。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如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等，都是借鑒西方的。他雖然有一些自己的東西，但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的教育思想體系，尤其是他的核心理念都是西方的。

英國有紐曼的理想主義教育理念，法國有盧

梭的自然主義教育理念，德國有洪堡的教學與研究並重的教育理念，美國有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除了陶行知的大眾化教育理念外，始終沒有主導中國教育的理念，這是我國當今教育問題叢生的根源。

最近深圳的邵波來拜訪我，他寫了一本教育方面的書。他並不是教育學專業出身，是學物理專業，現在從事環境工程研究與開發。他的父親是老教育工作者，在逝世前的彌留之際，對邵波斷斷續續地講了一段關於教育的遺言。在孝心的驅使下，他利用業餘時間研究教育，寫出了五十二萬字的專著。他在這本書中，首次提出「本征教育」的理念，請許多人看過，肯定的不多。後來，因為在報上看到我的文章，通過朋友的介紹，就專程來找我，請我給他看看書稿。我花了五天的時間，反復研讀了四萬多字的文稿，看後提了十條意見，認為本征教育的觀點是能夠成立的。「本征」是量子力學的概念，他把它借用到教育學領域裏來。自然萬物都有它的本征，

教育自然也有。本征教育是研究教育起源、教育本質和教育學的普世價值和規律。我鼓勵他繼續研究，為創立一門新學科而努力！

### 高等教育的模式應當多樣化

先生又說：人的不同發展階段有所區別，每個階段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點，也有共同的規律。總的來講，中國教育的問題是全面的。現在高等教育被罵得最多，小學教育罵得最少。但恰恰是小學問題最多，最值得重視。因為啓蒙教育搞錯了，以後就難辦了。

楊振寧曾講過中國大學教育是成功的。我認為他是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他的意見有誤導之嫌，我曾寫過《且勿為名人所誤導》（筆者注：見《學習月刊》二〇〇六年第二期），就是談這個問題的。作為一名科學的權威要避免對公眾產生誤導。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勞德·瑞利，也是一九〇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他曾說：「當一位傑出的老科學家說什麼是可能的時候，

他差不多總是對的；但他說什麼是不可能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錯的。」於是他發誓六十歲以後不對任何新思想發表意見。他這樣做就是爲了不以自己的名聲和地位去壓制年輕人，避免世人因爲他的權威地位而被誤導。老年人，尤其是有威望的名人，發言一定要謹慎。

我做大學校長時，主要抓本科教育。因爲本科教育是「原種場」，既爲社會提供勞動力，又爲研究生教育提供生源。我的十大意見書裏，主張砍掉一半的博士點，因爲現在的研究生教育急劇膨脹。研究生是爲了培養專門從事研究的人才的，而現在卻是虛榮心的一種表現，成爲升官和求職的籌碼。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應該有多層次的大學。有很多工作也不一定需要研究生去做。美國克林頓總統就沒有研究生學歷，比爾·蓋茨不僅沒有學位，而且連本科也沒有畢業。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如學術大師陳寅恪、錢穆、梁涑溟、啓功、金克木、賈蘭坡等，他們不僅沒有研究生學位，而且沒有上過大學。可見，唯學歷論

和追求高學位的思想，誤導了許多青年人，而不是引導他們專心致志地做學問。

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異，求穩不求變。這些與西方人的觀念完全不同的，正是這些思維方式，窒息了中國人的創造性。

求多不求新，造成目前學術界的抄襲之風，有些人發表那麼多的學術論文，難以想像。

求同不求異，中國的大學都是一個模式，貪大求全，有嚴重的趨同傾向。大學應該各有各的特色，沒有必要都搞綜合性大學，都要搞一流的大學。加州大學擁有十萬之眾的學生，超大型的規模；加州理工學院只有數千名學生；洛克菲勒大學只有幾百名學生，不招收本科生，只培養研究生，但卻有十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也是一個小型的大學，只有六千人，校長伍德羅·威爾遜後來擔任了兩屆總統。哈佛大學代表團到普林斯頓大學參觀的時候，威爾遜校長致歡迎詞說，「先生們，我們不是哈佛大學，

我們也不想成爲哈佛大學」。他們不趕時髦，各有各的特點。美國既有超大型大學，也有微型大學，它沒有統一的規範，這是大學多樣化的一個最好表現。中國大學雖然學術水準、師資力量、教學條件有高低，但是辦學模式卻是千篇一律。

求穩不求變，現在的大學有幾個真正搞改革的呢？改革不過是某些人的口頭禪而已，是裝飾門面的口號而已。有些人混淆改革和發展的差異，把發展當作改革，發展是量變，而改革是質變，是對舊的教育思想、舊的教育制度、舊的領導體制、舊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的根本變革。中國教育變革了嗎？沒有，充其量只不過是添枝加葉式的改良而已。

### 回歸到高等教育的本原

當我問到先生爲什麼那麼關注創新教育時，先生緩緩地說：勤合，我首先更正一點，我從不提創新教育，而提創造教育。創造是從無到有，創新是從舊到新，雖然創新的提法並沒有錯，但

創造是比創新更高的一個層次。創造教育是一門學科，而創新教育則不是，它的本意就是指教育改革。中國缺乏創造，根源在於孔子和他的思想體系，「信而好古」和「述而不作」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國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但近代科學卻沒有誕生在中國，原因也與儒學的束縛有關。

我研究創造教育二十多年，先後提出了創造型人才觀、創造型的教學模式和創造型的教學機制等。創造性的人才應當具備三方面的素質：第一，應當具備創造性的個性，比如敢於表現自我、設計自我和實現自我；敢於批評和冒險；具有百折不撓的毅力等。第二，具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如靈感思維、聯想思維、散射思維和逆向思維等，這決定創造性人才的關鍵素質。第三，要具有創造性的實踐能力，這是我們中國學生所缺少的，它決定能否把創造性的設想變成現實的關鍵。

先生說，我呼籲回到高等教育的本原。就是

東  
陽  
文  
獻

說大學要實現真正的獨立、自治、民主和自由，要擺脫實用主義，杜絕媒體的干擾，還校園以清淨，引導學生和教師樹立「以學術為終身（的）志業」的志向。現在的媒體商業化很厲害，有些媒體極不負責任，肆意炒作教育，捧殺人才。當然，我所指的理想大學制度，是研究型的大學，為數不多的準備建成世界一流水準的重點大學。

你讀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沒有？書裏面講了做學問的三種境界。第一境界晏殊《蝶戀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柳永《蝶戀花》：「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辛棄疾《青玉案》：「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可是，現在這種境界已經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是浮躁、浮誇，抄襲、造假、剽竊已屢見不鮮。所以，我呼籲大學要回歸到學術的本原，做學問要發揚出家人修行那樣的精神。

西方教授做學問是憑興趣，要好奇心。

任何發明創造都是源於好奇，他們覺得「好玩」才去研究，從而有了新的發現。然而，中國為數不少的教授都是為了課題、基金、提升職稱、申請獎勵而研究。實在是太功利了，這怎麼會有創造性呢？不轉變思維方法，不改革科學研究的體制，這樣下去，不僅諾貝爾獎近期不能獲得突破，而且各個學科的世界大獎也會與我國無緣。

地方高等教育本來是我很關心的事，列了好幾個問題想向他請教，但先生說他平時思考的少，而且沒有去考察過此類學校，所以沒什麼「高見」。先生作為學者的嚴謹和時下社會上一些人什麼問題都敢講的風氣真是鮮明的對比。看看時間，已談了近兩個小時，我不敢再打擾先生，只好依依不捨地告辭了。

此後的一個月裏，我因為其他俗事，一直沒有整理先生的談話，但先生的話語和音容笑貌一直縈繞在我腦際，讓我久久回味。這裏稍作整理，公之於世，與大家共用先生的思想大宴。